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劫餘灰  
第十一回 老尼姑絮說淫欲情 朱婉貞歷遍災晦病

且說婉貞走到浴房，脫下濕衣，低頭一看，只見渾身青腫，且有幾處皮破血流的地方，不免自己暗暗傷心。洗拭時，更是痛切骨髓。自念：「身體髮膚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毀傷。今日自己以保全名節之故，受此涂毒，陷於不孝，真是無可奈何。」洗罷，便穿衣出來，向妙悟拜謝。又央翠姑取了一盆水，將頭髮解開，櫛沐了一遍，天色已經大明。妙悟叫翠姑備了兩盤素點心，請婉貞吃。此時妙悟早課已完，也來相陪。便說道：「不敢動問，女菩薩因何被難至此？我看女菩薩舉動手足，都像不甚靈活，臉上也有兩處青紫浮腫，敢是遇了強暴。因何能夤夜至此？」婉貞垂淚道：「生命不長，致多顛沛。師傅垂問，非一言所能盡，且待我一述來。」於是把如何往省城，如何被拐，如何被賣落娼寮，如何受磨折，如何投繯不死，如何用權術騙出，攔輿告狀，蒼梧縣如何超豁，囑令同鄉廖春亭帶回家鄉，如何覆船被救，式鍾如何強迫為妾，如何打死，一一訴說。內中只把叔父仲晦行為瞞起，只說是船家拐騙。妙悟聽說一句，便念一聲「阿彌陀佛！罪過罪過。」婉貞一面說時，也不住的淚如雨下。妙悟聽畢，說道：「女菩薩守身如玉，令人可敬。只是佛家最忌說誑。女菩薩身陷虎穴，尚能設法逃出陷阱，機警可知，何以由省城直到梧州，竟任從舟人上駛，豈有不犯疑心之理？」婉貞聽說，默然半晌，道：「那時本有一位親戚同在舟上，所以未曾疑及。」妙悟驚道：「如此說，令親也一同被拐了？」婉貞囁嚅道：「這卻未曾。」妙悟道：「阿彌陀佛，罪過罪過。孽障迷真，變生骨肉，阿鼻地獄正為此而設。女菩薩捐除冤債，代為隱諱，正為此添重罪過也。」婉貞暗想：「此人之名，不愧稱為妙悟。」已經被他喝破，也就不再設詞，因問道：「方才老師傳說出家已經六十五年，想已深通佛法，像弟子這等愚昧，不知可求剃度否？」妙悟道：「善哉，善哉。女菩薩是福澤中人，何得生此妄念？」婉貞道：「弟子並非妄念。實因經過諸般苦惱，諸般磨折，不如皈依佛法，自求懺悔。再淺而言之，弟子自念愚昧，斷不易能參佛乘，不過要借一片蒲團，作個避世所在罷了。」妙悟道：「要參悟佛典，並不在乎出家，至於避世之說，更非女菩薩所宜言。不要看了老衲的樣，須知老衲當年出家，是出於萬不得已的。老衲在俗時，也是名門之女，十五歲上便許了親事，先夫比我長了四歲。先父因看見他肯用功上進，所以訂定了。不料過得一年，先夫以用功過度，病瘵身故。那時老衲便要奔喪守節，先父因為夫族那邊弟兄眾多，恐怕我被人欺負，一時未允。是我截發為誓，先父不得已，將我應有妝奩之資，蓋了這座茅庵，題了庵名為「貞德庵」，老衲便出家在此。又請命於翁姑，將先夫移葬在貞德庵旁。老衲朝夕念佛，代他懺悔，至今已到了六十五個年頭。若女菩薩方在青年，前程不可限量，豈可生此妄念。」婉貞聽了妙悟一席話，不覺嗚咽起來。他想起昨夜死在棺內時，明明覺得自己一魂不泯，回到家園，見老父，見翁姑，雖然父親翁姑都不理我，想來魂靈是無形之物，生人不能見我，所以我雖見他、叫他，他卻並不知道，並不是不理我。至於後來，忽然看見耕伯，那般溫存、體貼，明明與我交談，這豈不是兩魂相遇。他的魂能與我的魂相遇，想來已是凶多吉少的了。雖然我不難學妙悟這般苦守，但是妙悟能把丈夫骸骨移在庵旁，相守至六十五年之久，將來示寂，還有同穴之望，我的陳郎尚在外遭了不測，卻叫我怎生為情也。」想到這裡，所以不覺嗚咽起來。妙悟此時，卻盤膝瞑目，合十入定。良久，婉貞嗚咽定了，妙悟此時，卻盤膝瞑目，合十入定。良久，婉貞嗚咽定了，妙悟道：「女菩薩情種哉，一定有難言之隱。然而老衲是出家之人，並且癡呆了數十年，何妨略示一二。」婉貞心中暗想：「這妙悟處處窺見我的隱衷，一定是個智慧之人，我何妨捐除了兒女情態，把陳郎走失之事告訴了他，或者他能料出吉凶來，也未可知。」想罷，便把這件事，告訴了一遍。妙悟道：「少年人，心性不定，誤聽人言，留戀他鄉，終有歸來之日，女菩薩何必憂慮。」婉貞道：「這是老師慰我之言罷了。」妙悟道：「不瞞女菩薩說，老衲初出家時，本名妙靜，近十年來參透禪機，學我佛以慧眼觀眾生之法，料事百不失一，所以改名妙悟。我且說四句偈言。女菩薩聽來，包管日後有驗：

萬里風濤萬里人，交柯連理種情根。

他年悟徹情中趣，再把他情說與君。」

婉貞聽了，莫名其妙。因說道：「弟子愚昧，不解偈中玄理，老師傳何妨明示一切？」妙悟道：「便是老衲，也莫名其妙。此中有無玄理，也不可。女菩薩但牢牢記著，或者他日有驗也。」婉貞道：「弟子此時之心，已如止水，何以尚有他情？」妙悟道：「女菩薩解錯了，他者非我之稱，既然非我則我之外第二人是他，即第三人、第四人，無非是他。女菩薩未能無我，所以不能無他，他亦未能無我，所以更不能無他。女菩薩自去參悟罷了。」婉貞道：「老師傳四句偈中，卻有三個情字，不知這情字作何解說？」妙悟道：「先天一點不泯之靈，謂之情，此乃飛潛動植一切眾生所共有之物，有之則生，無之則死，有何難解。」婉貞道：「老師傳清修數十年，自應參透清淨妙諦，不知還能忘情否？」妙悟呵呵大笑，道：「女菩薩聰明智慧，但是未能免俗。這情字既有之則生，無之則死，老衲又何敢無，何能無？何況我佛最是鍾情之輩。」婉貞訝道：「我佛清淨無為，虛無寂滅，何以尚不能忘情？」妙悟道：「佛以慈悲為本，請教大慈大悲，發宏大誓願，拯救眾生，這個情還有比他大的麼？須知無人無情，無處無情。這情字正施於君臣之間，便謂之賢君忠臣，反施之於君臣之間便是暴君叛臣；正施於父子之間，便是慈父孝子，反施於父子之間，便是頑父逆子。夫婦之間，施之於常，謂之恩愛，施之於變，謂之節義。世人力量單薄，情亦單薄。所以能見情之處，只在倫常之中。我佛法力無邊，情亦無邊，所以能普施之於眾生。可笑世人論情，拋棄一切廣大世界，獨於男女愛悅之間用一個情字。卻誰知論情不當，卻變了論淫。還有一種能捨卻淫字而論情的，卻還不能脫離一個欲字。不知淫固然是情的惡孽，欲便也是情的野狐禪。可笑有一種人，欲求皈依佛法，動說勘破情關，不知破了情關，便是我佛的罪人，如何可以皈依？究其所以之故，不過是誤拿欲字作情字解。其實他是勘破欲關，情關如何破得呢？便是老衲，苦修數十年，無非是勘不破一個情字。」婉貞道：「敢問老師傳，是甚麼情勘不破？」妙悟道：「便是夫婦之情。我自問從出家以來，愈到心如槁木死灰處，愈是我情最深處。所以我說，世人動輒以淫欲二字作為情字解，還要拿他的見解發為議論，著書立說，這種人是要落拔舌地獄的。」婉貞道：「善哉，善哉。老師傳一席話，真是世人的當頭棒喝，弟子受教多多矣。只是弟子有來處，無去處，欲求剃度，師傅又不允，不知能設法使我回廣東麼？」妙悟笑道：「此處肇慶府，便是廣東地界，女菩薩要回崗邊是真。」婉貞道：「正是。」妙悟道：「此處雖有到佛山的渡船，然而我看女菩薩災晦未退，又是孤身女子，不宜遠行。不如設法通個信到府上，打發人來接的妥當。」婉貞道：「只是打擾師傅不當。」妙悟道：「不妨，不妨。出家人慈悲為本，方便為門，但不知女菩薩自己能寫信否？」婉貞道：「寫信容易。但是這荒僻所在，如何寄去。」妙悟道：「那就好了。今日飯後，翠姑本要進城，就請寫了，交他帶進城去寄罷。」婉貞連忙稱謝，妙悟引到禪室裡，文房四寶皆備，遂提起筆來，寫了一封信，給他父親。及至封了起來，一想，寄往那裡好呢？崗邊地方，是個鄉僻所在，各處渡船都不通的，必要有個轉交之處才好。想了一想，只想起陳六皆表叔，在省城大新街開了一家聚珍珠寶店，不如托他轉交罷。於是提起筆來，寫好了，交與妙悟。不期站起來時，忽然覺得頭暈，便又坐下，定了一定神，只見天旋地轉的，暈的了不得。妙悟已經覺著，便叫翠姑設了一張榻，請婉貞且歇息歇息，自己便到佛堂外去誦經。

婉貞睡到榻上，覺得一陣一陣的昏迷，便自矇矓睡去。合著眼，便見鴛鴦阿三姐來威逼接客，略不肯從時，他便拿皮鞭來打。正待哭喊時，那阿三姐不見了，拿皮鞭的卻是式鍾，提起鞭，狠命的打來，不覺叫一聲「噯呀！」一驚而醒。卻是身上打傷之處，在那裡切痛。又覺得耳鳴眼花，十分沉重，自己撫摩身上，覺燒得如火炭一般。念到身世淒涼，不覺淒然淚下。才閉了眼睛，又是夢魂顛倒，不是嚇醒，便是哭醒。如此醒了又睡，睡了又醒，也不知醒了幾次，睡了幾次。翠姑從外面進來道：「小姐，請起來用膳罷。我們老師傳是吃長素的，沒有甚麼菜，待慢得很呢。」婉貞道：「那裡話，驚擾得很。我此刻覺得十分頭痛，吃不下去，請你老師傳自便罷。」翠姑伸手向婉貞頭上摸了一下，道：「噯呀！怎麼燙得這般利害。」說著三步兩步跑了出去。一會兒，妙悟進來，看了道：「阿彌陀佛！這是昨夜受了感冒了。翠姑，你趕快拿我的午時茶煎一碗來。」翠姑答應去了。妙悟到自己禪榻上，取

了一牀袂被，代婉貞蓋了，掖好了四面。婉貞道：「老師傅，可憐我落難在此累你，我也說不出多謝的話了。」妙悟道：「女菩薩，安心睡罷。等一會吃了午時茶便好的。」說罷，又盤桓了一會，方才出去。一會兒，翠姑端了午時茶來，給婉貞吃了，便到城裡去，代婉貞寄信。婉貞自吃了藥茶之後，依舊迷迷蒙蒙，不覺睡到掌燈時候，方才覺得燒熱略退，只是依然頭重，不能起牀。翠姑端了一碗薄粥來請用，便告訴：「信已交信局寄去了，小姐只管安心，我們老師傅是個慈悲老佛，你不必煩心攪擾不安這一層，快快將息好了，等府上接了信，打發人來接你時，只怕我們還捨不得你去呢。」正說話時，妙悟也來了，一般的用好言撫慰，倒鬧得婉貞十分不安，滿望早點好了，雖在這裡暫住，卻還不至於以病體累人。

誰知他的病，偏不肯就好。在貞德庵一病，就是半個月。病既不癒，那寄去的信，也竟絕無回音。看官們想還記得，那聚珍店，久已關閉了，陳六皆已經將貨底運到別處販賣去了，這封信如何還送得到。可憐婉貞那裡得知，心中又是思念父親，又是記掛耕伯，看著妙悟、翠姑，天天都為自己的病忙的不得了，心中又是不安，加以寄信去後，父親非但不來，也並不打發一個人來，更且回信也沒有一封，不知家中出了甚麼事故，他那一寸芳心之內，時時刻刻拿這幾件事來轆轤般轉。大凡病人最忌的是心事，他的心事更不止一端，如何能夠驟愈呢？所以鬧的一天輕，一天重起來。翠姑著實耽點心事，只有妙悟，行所無事，道：「這是他災難未滿之故，災難滿了，自會痊癒的。你看他的相貌清而不臞，秀而有骨，是個有福之人，斷不至於死在這裡的。」翠姑道：「話雖如此，也要早點醫好了他，彼此放心省事。」妙悟道：「他此刻心事煩得很，萬難痊癒的，只要解了他的心事，他就可以十愈八九了。」翠姑道：「這就難了，他的心事，他自己才知道，誰能解得。」正說話時，外面有人叩門。翠姑出去開了，外面踱進一個男子。妙悟一看，道：「好了，女菩薩的救星到了。」

原來此人是肇慶城裡的一個名醫，姓黃，字學農，年紀約有五十多歲。與妙悟夫族本是世交，妙悟出家那年，學農的父親還撰了一篇碑記，至今尚嵌在庵中牆上。這黃學農雖是學成醫道，十分精明，卻並不懸壺問世，所以輕易請他不動，他也輕易不肯代人看病的。平日極敬重妙悟的節義，所以時常到貞德庵來望望。

當下妙悟見了學農，便合十道：「居士，違教久了。」學農道：「正是，許久未來瞻仰老佛。昨日被鶴山的一個舍親，硬拉去看病，直到今日方才回來，路過這裡，特來問訊。」妙悟道：「非但令親要硬請看病，便是老佛也要重煩居士。」學農道：「老佛有甚不適？」妙悟道：「非老衲病，是老衲病，老衲不病，老衲病病。」學農道：「老佛又要談禪了。」妙悟一笑，方說出婉貞病來。正是：

天際送來靈扁鵲，禪牀頓起病雛鶯。

未知婉貞之病，能醫得愈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